

# 蘭亭的遊與思—— 人氣國寶展第十六檔精華〈器物篇〉

■ 鐘雅薰

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「人氣國寶展」第十六檔（展期：2024年8月8日至11月3日），以「蘭亭的遊與思」為主題，精選書畫與器物作品，以饗觀眾。伴隨著書畫國寶〈定武蘭亭真本〉隆重展出，本次器物類展件亦特擇十一組件爭妍。展品囊括不同時代的經典工藝，首先應和「蘭亭」主題，展出精雕「蘭亭脩禊」場景的清代廣州象牙雕刻和曲水流觴的酒杯。同時也精選本院宋元時期器物類文物中的兩大精華——「春水秋山」玉和仿古青銅器，與宋拓〈定武蘭亭真本〉互相輝映。觀眾透過此展可一窺院藏宋元時期文物之精粹。



圖 1 清 乾隆 4 年 黃振效 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0156

故宮南院「人氣國寶展」於八月八日推出新檔，此番書畫展品推出重寶——王羲之（303-361）〈蘭亭序〉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〈定武蘭亭真本〉是現存珍稀的宋代拓本，也是歷代衆刻帖版本中品質最善者，乃鑽研「蘭學」必曉之標準作品。本次展覽不僅能直面〈蘭亭序〉本文，也能併覽趙孟頫（1254-1322）等宋元名家、帝王的題跋與印記。珠玉在前，為呼應書畫選件之理念，本檔器物選件首要以蘭亭脩禊活動為中心。進一步從蘭亭春遊發想，以「遊」字為眼，擇宋元時期反映自然意趣之物。此亦呼應〈定武蘭亭〉宋拓之性質，並連結到其中的宋元名家鑑賞痕跡。展覽分四個小單元，以「蘭亭春遊」起首，第二、三、四單元名稱取自〈蘭亭序〉內文，依序以「一觴一詠」、「遊目騁懷」、「攬昔興感」命名。

## 蘭亭春遊：從〈蘭亭序〉到「蘭亭脩禊」圖像

東晉穆帝永和九年（353）三月三日脩禊日，王羲之與親友到蘭亭春遊。衆人臨河飲酒賦詩，作為娛樂。當日衆人所作詩文集結成冊，由王羲之作序，這便是舉世聞名的〈蘭亭序〉，也有稱〈臨河序〉、〈蘭亭詩序〉、〈曲水序〉等等，名稱不一。後世對於〈蘭亭序〉的追捧，不僅在於書聖王羲之的書藝與文學造詣，連帶著蘭亭之會也為文人墨客所嚮往，成為後世文人舉辦雅集的模範。〈蘭亭序〉創作於西元四世紀東晉，書跡與蘭亭之會相關紀錄廣泛流傳。然而，蘭亭脩禊圖繪的相關紀錄到九世紀唐代才出現。<sup>1</sup> 這類圖像稱為「蘭亭脩禊圖」，也見「曲水流觴圖」、「蘭亭讌集圖」、「蘭亭觴詠圖」等稱呼。

「蘭亭脩禊」圖像進一步成為各類器物的裝飾圖樣，本院收藏的歷代文物中，不乏以蘭

亭脩禊故事為裝飾題材。本次特選清乾隆四年（1739）由任職於內務府造辦處的廣東牙匠黃振效（約活動於十八世紀）精雕之〈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〉（圖1），在長寬皆不足九公分、



圖 2-1 「蘭亭脩禊」圖像 〈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〉下段



圖 2-2 「蘭亭脩禊」圖像 〈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〉中段



圖 2-3 「蘭亭脩禊」圖像 〈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〉上段

略大於信用卡大小的畫面，細膩刻畫「蘭亭脩禊」圖像。從造型來看，這其實是一件臂擱，但其正反雕刻精細且配有木座與玻璃罩，顯然最初即打算純作陳設之用。

「蘭亭脩禊」圖像雕刻在臂擱的反面。圖像以蜿蜒溪水為主幹，細膩營造出下中上三段畫面（圖 2-1～2-3）。下段是前往蘭亭集會的場景，客人由引路童子相迎，走入密林小徑。中段為主要畫面，水面浮杯，文人臨河聚飲、吟詠，點出曲水流觴活動。上段有一座亭榭，是畫面中唯一的建築物，呼應「蘭亭」之名。亭內書案齊備，隨時可供人奮筆疾書。亭內倚欄俯瞰全場的高士，有侍童隨側，顯然地位超然，令人聯想到作序的王羲之。

撇開顯而易見的蘭亭元素，畫面山林比例極高，宛如精巧的立軸山水畫。構圖如上述具有三段式層次遞進的布局，不僅如此，一些細節，如入山處有拄拐老叟、背貨樵人或走夫，營造出「可遊」山水，皆是傳統山水畫語彙。如此細緻又成熟構圖，推測底稿出自專業的宮廷畫家，或參酌類似畫作，如院藏明代仇英（1494-1552）〈脩禊圖〉即屬與於此種立軸山水畫形式（圖 3）。小插屏另一面也同樣精彩，雕蘆雁圖，採邊角式構圖，畫面有適度留白（見圖 1 右）。一面是如大山聳立的山水畫，另一面則是小景畫，正反兩面一疏一密，緊弛有度。此件臂擱不僅展現精雕細琢的工藝，亦具有不亞於畫軸的構圖，堪稱「立體畫」。

創作者牙匠黃振效有六件具名作品傳世，現今分儲於北京故宮與本院，是牙匠中留名作品數量最眾者。只可惜黃振效入京供職或許因為勞心費神，未滿六年，即因大病南歸。<sup>2</sup>其代表作〈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〉是由十一件盒子套疊，為傳世象牙套盒類作品中最精緻、完整



圖 3 明 仇英 脩禊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4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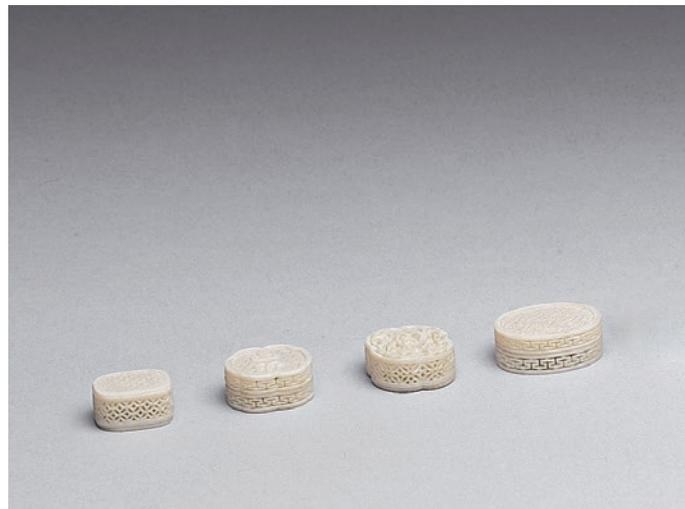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4 清 乾隆 4 年 黃振效 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雕 000129

的一件，足見其精雕細琢之功力（圖4）。〈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〉則不純然是雕工的展現，主題融合文人品味，而且畫面營造有疏有密，足作為黃振效另一代表作，給與更大重視。

### 一觴一詠：曲水流觴中的酒杯

王羲之蘭亭之會中「曲水流觴」活動無疑是最吸引人之處，充分體現文人的雅趣。〈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〉中的流觴是以圓杯放置於圓形盤呈現。若細看圓盤，可發現盤有大有小，似乎略帶柔軟度，盤緣可見略微翻摺（見圖2-2）。實際上，這些「盤子」是鮮嫩的荷葉。相傳「曲水流觴」的方式是將酒杯置於荷葉飄盪於河面，院藏明代李宗謨（約活動於十六、十七世紀之間）〈蘭亭修禊圖〉中流觴即是如此描繪（圖5）。但相較於〈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〉的荷葉盤，李宗謨〈蘭亭修禊圖〉所描繪的荷葉每一個形狀一模一樣，且看起來材質堅硬，也可能只是荷葉造形的盤子。

這樣的造型有何淵源？李宗謨〈蘭亭修禊圖〉採取圖文相間的敘述畫形式，其形式淵源

可追溯到傳為宋代李公麟（1049-1106）所繪的〈蘭亭修禊圖〉石刻拓本，是目前已知最早的「蘭亭脩禊」圖像版本。但即便是李公麟的時代，與王羲之的時代仍相差了七百多年。

考古發現中，東晉時期有多種可用作酒杯的容器，但對於何種是王羲之文中的「觴」，其實尙未有直接證據足以拍板定案。戰國、漢代文獻中已出現酒器稱「觴」，如《楚辭·招魂》：「瑤漿蜜勺，實羽觴些。」漢代編輯的《禮記》則將觴提升為三代禮器，但尙未能確定是對應到何種商周青銅禮器。目前對觴樣貌最為明確的描述出自三國時代（220-280），也是最接近王羲之的年代，三國曹魏人孟康（約活動於三世紀）：「羽觴，作爵（雀）形，有頭尾、羽翼。」據此，東晉時期所使用的飲酒器中有一種「耳杯」，杯兩側凸起的杯柄像是一對翅膀，形狀頗像鳥雀。考古發現以漆耳杯最為常見，考慮到漆耳杯非常輕，且底部平坦，又有雙耳，可漂浮水面，相當符合「曲水流觴」活動。

耳杯使用的時間從戰國至魏晉南北朝。材質多樣，有見陶、漆、玉、銅、玻璃多種材質。



本次展出〈玉耳杯〉，尤為貴重，非尋常用器（圖6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耳杯不只能當飲酒的酒杯，也是盛食、煮羹的器皿。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大小一致的耳杯，有些寫「君幸酒」，有些寫「君幸食」（圖7）。

### 遊目騁懷：宋元時代的迴響

院藏〈定武蘭亭真本〉作為珍稀的宋拓，卷軸上宋元名家的鑑賞痕跡亦是當今其他版本的〈蘭亭序〉所望其項背的，重要者有如：元文宗（1304-1332）「天曆之寶」藏印、趙孟頫



圖5 明 李宗謨 蘭亭修穆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43



圖6 西漢 玉耳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0548



圖7 西漢 「君幸酒」漆耳杯 長沙馬王堆一號墓湖南省博物館藏 取自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、湖南省博物館編，《馬王堆漢墓：文物珍品展》，四川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13，頁85。



圖 8 元 玉筆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909

跋等。試想生於宋元時期文人墨客讀、寫〈蘭亭序〉，由於時代背景的差異，蘭亭集序的書法與內容中記述的「春遊」對他們來說是什麼樣感受與光景？〈蘭亭序〉：「遊目騁懷，足以極視聽之娛，信可樂也。」本展第二部分以〈定武蘭亭真本〉為引，希望向觀眾展現宋元時期藝術品對於自然的描繪與表現。

### 一、宋元時期書齋裡的自然意趣

對文人墨客來說，書齋便是一方天地。文房用具也不乏體現宋元時代自然意趣的設計。宋代儒學推崇「格物致知」，促使宋人注重對大自然的觀察與研究。反映在藝術上，繪畫注重寫生，而工藝也常見以動物、花草做為器物之造型或裝飾。

本次展出的南宋至元〈玉筆山〉巧妙利用灰、黑、青三色相間的玉料表現出層巒疊嶂（圖 8）。仔細看表面還有許多下凹的圓窩，以棊具成形，似乎強調山石不一般。此可聯繫到宋代欣賞怪石的風潮，如宋徽宗（1082-1135）推

崇太湖石，以及蘇軾（1037-1101）作《怪石供》描述以怪石為陳設。小巧筆山置於陳設案頭，有臥遊清賞之趣。

本展另一件筆洗亦富自然意趣。宋至元〈龜游荷葉洗〉由一大一小荷葉組成，大荷葉為器身，小荷葉與下方透雕的慈菇莖條構成耳鑿，造型與裝飾巧妙整合（圖 9）。兩荷葉面上各有一龜，兩龜相望，增添動感，仔細看，荷葉底部淺浮雕還有一蟲，整體生機盎然。烏龜游荷葉題材具有吉祥意涵，南宋·宋自遜（約活動於十一世紀）〈畫錦堂·上李真州〉：「荷葉龜游，庭皋鶴舞，應是秋滿淮涯」，龜、鶴均有長壽之意。《宋書·祥瑞志》則將龜游荷葉視為皇帝德澤湛清的祥瑞。<sup>3</sup>烏龜是受歡迎的主題，本次另展出一方南宋至元〈龜鈕玉印〉，烏龜刻劃也具有類似的靈動表現，龜首巧妙轉向一側，龜首及殼染色（圖 10）。龜鈕印在王羲之所處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便已盛行，官印使用龜鈕，也因此辭官稱為「解龜」，謝靈運（385-433）〈初去郡



圖 9 宋至元 龜游荷葉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0544



圖 10 南宋至元 龜鈕玉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5731

詩〉：「恭承古人意，促裝返柴荆。牽絲及元興，解龜在景平。」但到了宋元時期，官印已不用龜鈕印，這枚〈龜鈕玉印〉應當是私章。由於此印面極小，又未刻文，可能僅作賞玩之用。

## 二、宋元時期北方民族的春遊與秋遊

宋元時期，北方幾個重要的民族相繼大放異彩。兩宋時期，北方先後由契丹人建立遼和女真人建立金，元代則由蒙古人統治。北方截然不同的自然環境與生活文化，自然而然藝術品也表現出不同的自然意趣，形成特殊的題材。

本次展覽特別選擇反映遊獵文化特色的「春水秋山」玉，春水玉主要描繪春季縱鷹鶻捕鵝雁，秋山玉多描繪秋獵山林群鹿、老虎。題材的淵源可溯及契丹人依四季變化在不同區域設帳的遊獵生活，稱為捺鉢，即契丹語行營之意。春捺鉢是指正月時前往冰層尚未融化的河流湖泊捕魚和天鵝。秋捺鉢是指七月時入山捕鹿及虎。金代女真、元代蒙古亦延續類似的活動。

雖然習俗源自於遼代，但目前所見春水秋山題材的玉器始於金代。《金史》亦記載「春水秋山」紋飾已成為服飾與帶飾固定的紋樣，到元代，此玉器題材出現的地域更擴及南北。

本次展出的兩件春水玉均描繪鷹鵝攬鵝的瞬間，充滿動感（圖 11）。鷹鵝是盛產於東北

的海東青，體型比作為獵物的鵝還小，體現以小搏大。兩件秋山玉均描繪鹿在山林，一件鹿昂頭跳躍，另一件畫面為兩鹿昂首注視樹梢子母猿。前者表現動態，後者稍顯靜態。（圖 12）特別的是，第二件秋山玉的背面出現漢人傳統題材，畫面中的仕女為漢人服制，梳包髻，著開



圖 11 (上) 金至元 春水玉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4344  
(下) 金至元 玉帶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4483



圖 12 (上) 金、南宋至元 「秋山」仕女焚香玉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玉 000315  
(下) 金至元 秋山玉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826

襟大袖子。同時，畫面中的靈芝、烏龜、麻姑獻壽亦是漢人題材，具有長壽寓意（圖 13）。此件器物題材同時融入南北方文化，體現宋元時期南北文化共存的特色。從四件春水秋山玉亦可感受宋元時期玉器的特徵，善長利用鏤空技巧製作出畫面的立體感，同時也會保留玉皮進行巧雕。

### 攬昔興感——宋元時期學古之風

宋元時期對於古代經典的追尋並不只侷限於書畫名作，上古青銅器亦是知識分子與朝廷爭相收藏與研究的品項。進一步激起當代的仿製銅器，有些甚至發展出偏離卻有創意的樣貌。本次展出的南宋〈仲駒父獸面紋甗〉器形與商周時期的連體甗類似，但紋飾、銘文及拼接的



圖 13 〈「秋山」仕女焚香玉飾〉另面



圖 14 南宋 仲駒父獸面紋甗 明改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1545



圖 15 南宋 銅甗 四川彭州銅器窖藏出土 取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編，《宋韻：四川窖藏文物集粹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學出版社，2006，頁 203。

方式均透露晚期仿製的線索。(圖 14)

商周時期的甗是一種炊具，下部稱作鬲，用於盛水加熱產生蒸氣，上部稱作甗，甗底放一片箆子，用於盛放欲炊煮的食材。〈仲駒父獸面紋甗〉奇特之處在於底部是後加，還留有縫隙，根本無法裝水。此外，其平面化獸面紋、像花朵的變形雲紋及螺旋狀雷紋，也與上古銅器紋飾差異甚大。

本院研究員吳曉筠指出本件甗的鬲部造型和紋飾，與四川彭州南宋窖藏〈銅甗〉相當類似(圖 15)。然而，兩者仍有一些差異，一是四川彭州南宋窖藏〈銅甗〉底部是完全無封底，二是四川彭州南宋窖藏〈銅甗〉的甗與鬲是可分離的，而且其甗部的器形跟紋飾皆與本院藏〈仲駒父獸面紋甗〉差異較大，三是院藏甗的甗部多出銘文：「录旁仲駒父作仲姜敦(簋)，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孝。」此銘文出自北宋《宣和博古圖·仲駒父簋》。由於著錄有序，銘文又易懂通讀，成爲受歡迎的仿造對象。<sup>4</sup>本院清宮舊藏銅器中至少有十二件具同樣的銘文，均

屬於後世仿造。<sup>5</sup>簋是盛放穀類的容器，顯然與本件展品的器類不合，顯然是偽作。由此推測，〈仲駒父獸面紋甗〉甗部是後來才加上去的，且在改造的過程中甗部與鬲部變成無法分離的樣式。不僅如此，甗的底部也是後加，但其作工比甗部更加粗糙，不排除甗經過兩次的改造。這種取古代銅器的局部、殘件加以改裝拼湊的方式，吳曉筠指出流行於明代晚期仿造銅器，仿造手段被稱作「屑湊」。由於過程中往往參雜當時的推理與想像，最終做出有別於古代銅器的創新造形。奇特的〈仲駒父獸面紋甗〉甗實際上疊加宋明兩代對上古青銅甗的想像。

## 結語

〈蘭亭序〉：「雖世殊事異，所以興懷，其致一也。」從東晉到宋元，雖物換星移，但對於自然和人事變遷的感懷仍心意相通，未嘗不是變動中的一種永恆。第十六檔人氣國寶展〈器物篇〉不只可以欣賞蘭亭相關文物，亦帶領觀眾認識宋元時期具代表性的玉器及銅器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### 註釋：

1. 衣若芬，〈俯仰之間——〈蘭亭修楔圖〉及其題跋初探〉，《中國學術》，24期(2006.5)，頁1-34。
2. 嵇若昕，〈清盛世內廷牙匠與廣東牙雕工藝——以陳祖章和黃振效為例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84期(2015.3)，頁9-15。
3. 閻娟，〈龜游綠藻、鶴舞青松——金代青玉龜游荷葉玉飾〉，《首都博物館從論》，1期(2017)，頁211-218。
4. 吳曉筠，〈當時銅器正流行——院藏〈仲駒父獸面紋甗〉的製作脈絡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76期(2022.11)，頁110-121。
5. 張臨生，〈文王方鼎與仲駒父簋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15卷1期(1997秋)，頁1-44。